

青藏高原探秘

QINGZANGGAOYUANTANMI

孔昭金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古籍出版社

青藏高原探秘

QINGZANGGAOYUANTANMI

孔昭金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藏高原探秘 / 孔昭金著. — 天津 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28-0604-5

I. ①青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青藏高原—概况 IV. ①K9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2151号

青藏高原探秘

孔昭金 著

出版人: 张 玮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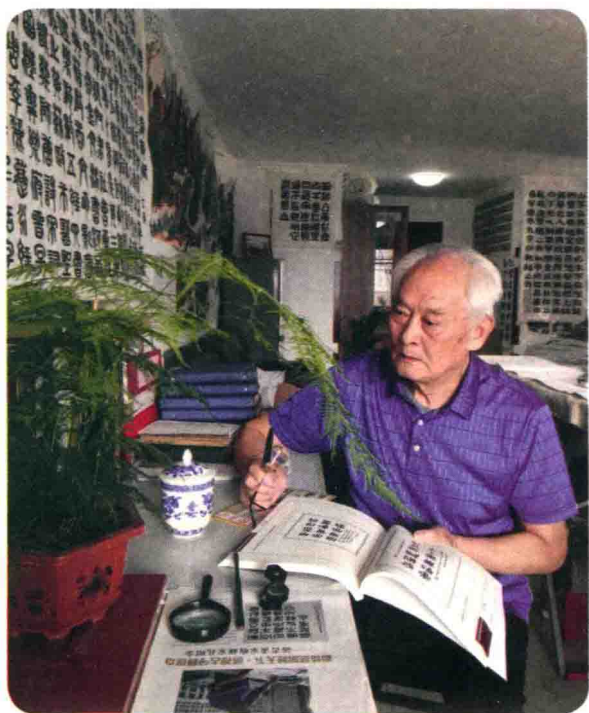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2 字数 180千字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604-5

定价: 88.00 元



孔昭金先生近照

孔昭金，1942年生，山东省曲阜人，孔子第72代后裔，在青藏高原工作38年之久，1993年光荣退休。在野外考察过程中，作者的足迹遍及昆仑戈壁、羌塘草原、塔克拉玛干沙漠、唐古拉山、可可西里保护区、尼雅遗址、交河故城，并在给中草药绘制插图的过程中练就了过硬的素描基本功。

他是西北山水画“趣墨”画法的开拓者；他常常从自己收藏的甲骨、竹简、古陶、汉代画像砖中汲取各种文化营养；他的书法作品别具一格，古朴清新，高雅脱俗，被给予广泛关注。

他收藏的古陶、画像砖是世界之最。

他收藏的天然奇根是世界之最。

他的新水墨画——500米长卷《走出巴颜喀拉》是世界之最。

他为人厚道，从不张扬，低调做人，忠诚做事，对作品精益求精，至今仍默默耕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特别是中国书画的领域中。新华通讯社、中国新闻社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对他作过系统、翔实的报道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家徒四壁赴雪域 / 1

第二章 维持生命杀生灵 / 17

第三章 风餐露宿话荒野 / 23

第四章 误猎“神牛”谁之过 / 31

第五章 回归路上遇“五奇” / 37

第六章 生命摇篮青海湖 / 45

第七章 逢凶化吉海南行 / 51

第八章 依克阿拉遇险境 / 57

第九章 古根犄角伴君行 / 69

第十章 鸟岛揭秘仙人洞 / 73

第十一章 黑海探险奇获生 / 83

第十二章 石破天惊沙金矿 / 97

第十三章 海枯石烂化石群 / 105

第十四章 囊裹珍奇木里滩 / 111

第十五章 海滩幽谷有哀鸣 / 117

第十六章 金字湖畔谜团多 / 121

第十七章 圣水浇灌八宝山 / 131

第十八章 山鸽指引水晶洞 / 139

第十九章 湮灭已久骆驼泉 / 149

第二十章 飞机揭开古尸谜 / 159

后记 / 165

附：作者青藏高原山水画及相关图片 / 171

第一章

家徒四壁赴雪域

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，有一片醒目的绿色三角地带。这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连绵起伏的丘陵围出了一片不大不小的盆地。沂河从中间穿过，宛如一条白色的带子，在绿油油的原野上流淌。它发源于孔子降生的尼山夫子洞颜母庄，弯弯曲曲，以百折不挠的毅力，在孔夫子作《春秋》的地方流过。两岸苍松翠柏，杨柳婆娑，黄鹂鸟穿梭在林间，唱着丰收的赞歌。辛勤的农夫披星戴月，早出晚归，精心耕耘着那黑色的沃土。勤劳的汗水无声地浸润着大地，结出累累硕果。这里是圣人降生的地方，号称“福地”，历史上都是五谷丰登，旱涝保收，从来没出现过自然灾害。人民素质高，团结友爱，慈善至上，和谐共存，这里是人杰地灵的宝地。

沂河，母亲河，她养育了一方生灵，同时也培养了我。在河的转弯处，一排排白杨、一片片洋槐沿着河的堤坝连绵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。平坦如茵的河套旁，火红的高粱在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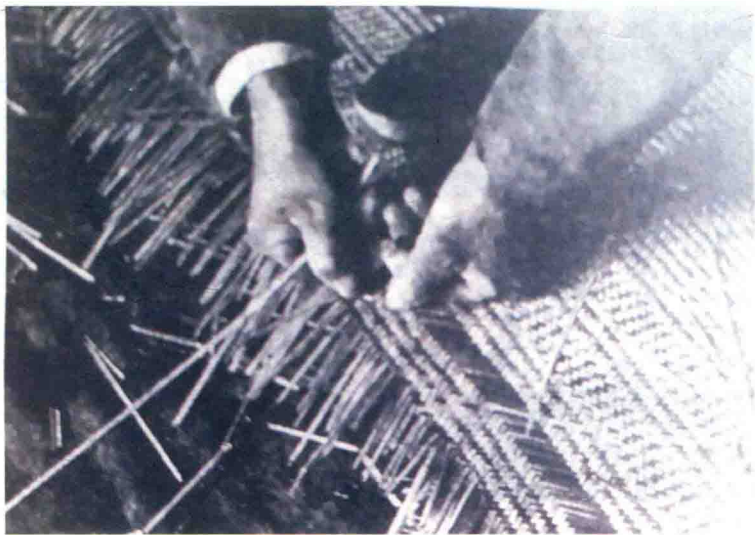
曲阜市夫子洞

风中摇曳，踏着沟沿，来到一座小山村，她就是生我、养我的故乡——曲阜息陬村。

说到这里，人们都会说，这里是孔夫子的故乡。的确不错，息陬还是孔夫子作《春秋》的地方呢！在村西头有一座很有名的颜庙，虽不知供奉的是什么神灵，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会前来祭拜。庙的斜对面就是春秋书院，红墙绿瓦，巍峨壮观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精美的大明石碑，绝妙的书体、盘龙的碑头，怪兽石雕更是栩栩如生，在它们身上记载着历史的沧桑与沉浮。1956年，地方政府利用这座古老的房舍建了息陬村第一座民办中学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中学的校工姓裴，没有经济收入，负责管理校舍、打扫庭院、给师生做饭，是个很勤劳的老头儿。

我就在这里长大，并从息陬村国立完全小学毕业，还在民办中学就读半年，课间时还去西门外有稻田的地方挖野菜。十四岁的我，由于家境贫寒，生活备受煎熬而无着落，一学期10千克小麦的学杂费都无法筹措，后来只好辍学了。

我们的小学校长金效韩老师是清朝的秀才，祖宅的门前还有乡士出钱修建的旗杆、牌楼，在孔府做过文书执事，民国时期在曲阜县衙任文职官。他擅长书画，写得一手端庄秀丽的毛笔字，逢年过节找他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。他是个热心人，乐于帮助别人，不管贫贱童叟，都是有求必应。在人们心中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的文化人，十里八村都认识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文采过人，他担任了曲阜县息陬村国立完全小学校校长的职务。除料理全校一切行政事务外，还兼任我们五年级的美术课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一笔就能勾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仙鹤，或一只形态奇异的小虫。据当地年长的人讲，金效韩是个难得的才



曲阜市息陬镇夏侯村当年的席编
(作者提供)



2016年“孔子文化节”时，作者携夫人与友人潘依清重返曲阜尼山水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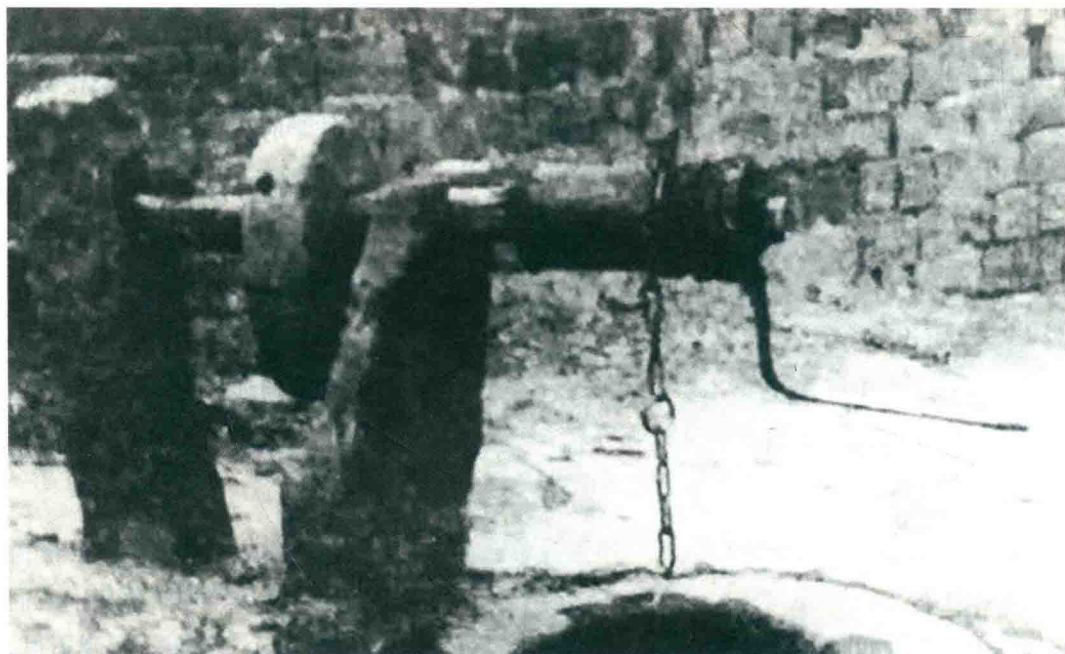
子，他的书画作品在全省，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，还拿过大红奖状呢。孔府的鸿宾楼藏书斋、曲阜师范学院图书馆都有他的墨宝。他还多次去济南等地的学府讲过课。在一次县级书画展览会上，金效韩的书法与省上的领导舒同的书法挂在了一起。

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人们都无奈地寻思着，各找各的出路，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，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呀！为了谋条生路，十四岁的我挤上了西去的列车。记得那是1957年11月，母亲从大嫂家找来几团野菜，与从荒地里捡来的烂红薯掺和在一起，因家中没有铁锅，只好用陶瓦盆烙了六个红薯野菜饼：这就是母亲倾其所有，给我准备的远行的干粮。母亲还凑到26元零4角钱，亲手缝在我的衬衣口袋里，并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孩子出远门，要勤劳，见到人要热情称呼。”母亲的眼里已充满泪花。

我同姨家的表嫂在孟子的故乡——邹县坐上了火车。车站上，破衣烂衫的人们熙熙攘攘，大包袱小行李，裹着人群。由于人多，更没有出远门的经验，所以车还未停稳，人们便一拥而上，都没有座位，多数是从车窗爬进来的。我和表嫂挤在一个洗脸间，动弹不得，两天没有喝到一口水，车厢内人挨着人，完全不能自由走动，站着都是人头，蹲下都是人腿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火车头喷出的煤粉尘交融着人们的汗渍气味，充斥着整个车厢。蜷



图中右二为作者慈父



曲阜市息陬镇作者老宅当年的古井（1970年摄）

缩在角落的我，闭着眼，低着头，默默地想着：这次去投奔1951年解放青海时留在海北州刚察县的表哥，他在那里怎样？会和家乡一样艰难吗？孩时的记忆、表哥的身影和声音幻灯般地转动着，一切在我心里都无数，七上八下的心绪，十分茫然，任凭列车在荒芜的原野上疾驰，一片苍凉，不见一点绿色。火车喘着粗气，时而吐出白烟，伴随着“咯噔，咯噔”的车轮声，不分昼夜地向前滚动。多么希望尽快结束这受罪的车程，尽快赶到海北表哥的身边！

当时，青海不通火车，火车只能到甘肃省河口站，那里也没有长途客车，只能搭乘河口邮政局的大篷车去青海。又是一路颠簸，两天后才到了刚察县伊克乌兰。天啊，这里是一片黄土看不到边，不足两厘米高的小草还被大雪覆盖，完全看不到农田和庄稼，土垒的墙院、低矮的土房被黄沙包围，野鼠洞处处可见。表哥住在沿山坡开掘的一个土洞里，弯着腰才能拱入洞内。洞内空气混浊，简易的土台上放着一件军绿色棉服，上面补着灰色的补丁。靠土洞口放着一架陈旧的木马鞍，墙壁上挂着牛毛拧成的绳索和绊马用的三角勒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：这是什么地方，和家乡完全不一样，没有草，没有树，不见饮水井。这就是表哥的全部家当。这里和内地一样，国家每月供应9千克口粮，多半是经过粗加工的青稞渣，白面很少。表哥穿一件皮袄、一双脱油的马靴，又黑又瘦，眼睛明显地陷下去，与我儿时的记忆相比，简直是判若两人，老多了啊！表哥在公社食堂吃饭，加上我们这两张嘴，粮食肯定不够吃，只好让政府批一点儿救济。小憩几日之后，我从表哥的神态中看出了无限的惆怅。因为没有粮食，表哥内心的愧疚、神情的憔悴以及举止的尴尬都时不时地流露了出来。

这里特别冷，时而沙尘狂舞，时而冰雹下砸，躲在土洞里的我们深感无助和孤独。没有取暖的燃料，我便学着当地人的样子，进山去捡干牛粪，用来取暖做饭。背一条牦牛毛编的大口袋，顺着别人踩出的山道。第一次进山，除了新鲜以外，就是陌生。登上一个高坡，转过去就是一片空旷的原野，视野里呈现几只牦牛在土坡上吃草，再向远处看，模糊中有个骑马人的影子，随山走着，时隐时现。有时会刮起一阵高原季风，打着旋，卷起黄草末和尘土，向山脚飞去。高高的山顶是去年冬日的白雪，半山坡则是黄色的小灌木，只有大山的南坡长出了些绿油油的青草。一切都显得无比沉默和黯淡，连涓涓的小河，都是那样呆板，没有一点生机。或许有了好心情，才能慢慢欣赏这雪域美景吧！

在一次捡牛粪的过程中，远远望去，一堆绿绿的野韭菜，特别高，我高兴地跑过去，一脚踩进草丛中，差点儿被软乎乎的东西绊倒，定睛一看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原来是一具死尸。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，突发的恐惧使我本能地拖起毛口袋，拔腿就跑，一直跑到水渠边才回过神来。少年时的饥饿、寒冷和恐惧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。不过，时间一长，思想



曲阜市息陬镇南山当年的山神庙（作者提供）

有了准备，也就不再怕草原上的尸体了。

今天比昨天好，晴天，草原上的野花黄蓝相间，随着山风吹过来一阵阵特别的香味，是我在老家从未闻过的，是薄荷，是青蒿，是艾叶，可能什么都不是，就是高原独有的幽香。干牛粪已装了半口袋，我坐下来休息，举目远眺，觉得这里比我刚来时变得好多啦。熟悉的小水沟，远远传来牦牛粗短的叫声，寂寞的草原顿时有了生机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就地捡了一些干柴，点上一堆牛粪火，袅袅的青烟直冲云霄。火的温暖、草原的花香，我还真有点儿爱上了这片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草原了。我高兴地站起来，因为天还早，便沿着绿油油的野山葱边缘走着，时而拾个小石子抛向无垠的天空。这时，一个土坑挡住了去路。我近前细细查看，天哪，有一只瘦小的野兔正蜷缩在坑底，看到我来，吓得浑身发抖，竖起一对大耳朵看着我。这是什么时候掉进坑里的呢，肯定饿几天了，看野兔的个头儿，应该是已经断了奶的。这个坑约有1米深，坑壁很陡，从它满身的泥土来看，肯定是无法逃出的。我必须尽快把它救出来，否则非饿死在坑里不可。我开始用手刨土，流到坑里，并搬来土块、杂草、树枝，垫着下到坑底，伸手拿到了野兔，很轻，是饿瘦啦。我把它放在最绿的一片草内，小野兔立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我站着看，坐着看，心里很高兴，它明年一定会长成一只成年大兔，驰骋在雪域高原上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表嫂的土洞前堆满了干牛粪，做饭、取暖已不成问题。我住在距表哥约 200 米的土洞里，这是一个废弃的地穴，没有门窗，仅存半个土台，我就睡在土台上，表哥的军大衣就是唯一的被窝。每当半夜冻醒的时候，我就扯过马鞍下的马汗屙盖在身上，有时就坐到天明。在捡牛粪的日子里，每次都会路过一家土洞，这家的主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妈，穿一件黑灯芯绒的长袍，驼着背，每次都和我打招呼。老阿妈知道我是公社干部的亲戚，有时会拿一个混着油的面团给我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用鼻子一闻，又酸又膻的，可我咬了一口，真香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少再挨饿了，精神状况也比来时好多了。隔几日，我就给老阿妈送上一袋干牛粪，她不在家时，我就放在她的土洞旁。老阿妈对我非常好，犹如母亲对待儿子一般。日子长啦，我才知道老阿妈的儿子是公社的保卫干事，经常不在家，总是在各牧区做草原上的纠纷调解工作。老阿妈执意要将她儿子的一件小皮袄给我，我不敢要，因为表哥说过，咱们虽穷，可不能要人家的任何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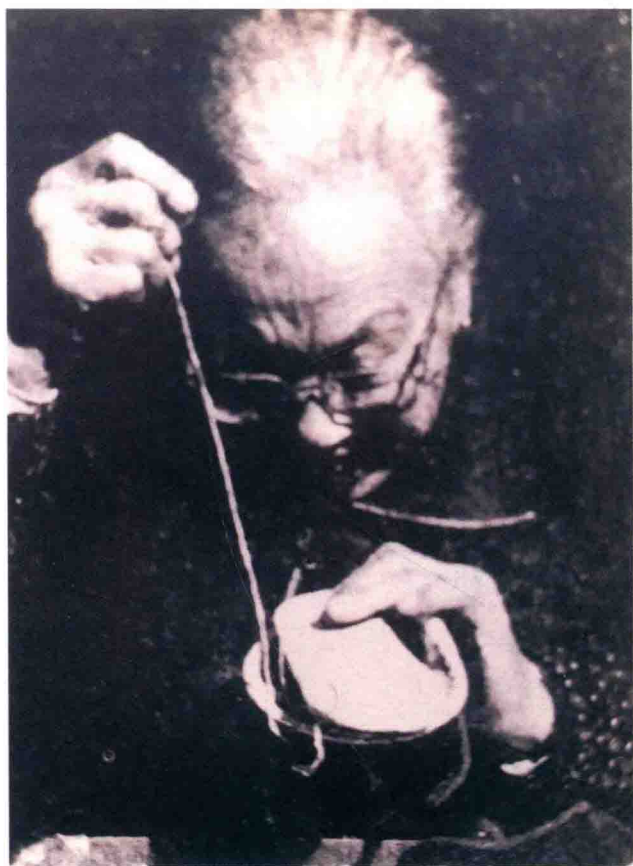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虽然能够温饱，但总得找个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才行。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离开表哥家，这样也能减轻他的负担，少一张嘴，日子会好过些，而且我也给表哥帮不上什么忙，反倒成了累赘。主意已定，我便积极筹备回家的干粮。首先是多捡牛粪，因为公社



曲阜市息陬镇谭家林是作者家当年的菜地。



曲阜市息陬镇东大队作者的老宅（1980年摄）



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。（一九七〇年二月摄于息陬村陋室）

大灶也需要牛粪烧火做饭。我认识在公社做饭的王师傅，河南人，约五十多岁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肚子，经常围一条蓝布围裙。他不但负责十几名公社干部的伙食，而且负责清洗招待室的被褥，更让我羡慕的，是他还会用缝纫机给公社干部缝补衣服，人们都很尊敬他。我和王师傅商量好，每袋干牛粪，约40千克，换一个二两重的青稞面馒头。王师傅知道我的用意，不要牛粪，给几个回家路上吃的馒头。我当然不能同意，况且表哥也在公社，可不能给他找麻烦。我谢绝了王师傅的好意，起早贪黑地去捡。哪有那么多干牛粪呢？时间长了，我就想出了新办法：碰到新鲜的湿牛粪，就用手顺势抹在草地上，这样干得快，头天抹的，第二天就能捡回来。我前后向公社大灶送了八袋干牛粪，按约定换了八个青稞面馒头，作为回家的干粮。一天，我的意图被表哥发现了，他没有挽留我在这里一起吃苦，也没有反对我的行为，还拿出了他全部工资的一半36元钱，塞到我手上，眼里噙着泪花说：“表哥无能，表哥对不住你，让你从老家来到这里吃苦，快回到你母亲身边去吧，并代我向老人家问声好，一路多当心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丢了钱。”第二天，表嫂给我打点好行李——说是行李，其实就是一个手工缝制的粗布袋，里面有干粮、毛巾、大茶缸子和一双半新的球鞋。东方刚蒙蒙亮，还刮着嗖嗖地西风，我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表哥和表嫂远去的身影，向刚察县城走去。

在县城里仍是邮政局的绿篷布大卡车，车开动啦，我掀起篷布一角，一股冷气和扬起的尘土钻进来。黑暗中蜷缩在车厢里的我，只觉得汽车一会左一会右，声音时大时小，又时不时听到汽车的放气声。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恍恍惚惚来到西宁，这时已是下午了。我在西城门洞内略作休息，吃点儿干粮，沿着城墙根儿走着。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两眼一抹黑。不多时，便转到了西宁的大街上，不高的店铺临街而立，时而有包裹着橡皮条的双轮骡子车在石铺的街上走过，发出“咯噔，咯噔”的声响。我观察着过往的行人，各自背着采买的東西。忽然，我被一阵阵“叮当，叮当”的声音吸引，走过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大个子的老人，长长的白胡子围满了脖颈，手里拿着工具正在给一匹大红马钉马掌。马非常温顺，并不反抗老人向它的蹄子里砸钉子，一颗、两颗……它不疼吗？我感到奇怪。“离远点！”老人发话啦。我不知道是跟谁说话，也没有动，仍站在原地入迷地看着老人熟练的动作。“说你呢！”老人不耐烦地看着我说。我这才意识到是说自己，马上离开了，可不能惹老人生气。

离开大街，我又顺着原路回到西城门口，那是邮政局的办公地，我是从那里下的车。出了西城门洞，便是另一番景象了。这里没有大街，到处是挖沙子的大土坑，有的有一人多深。我向城角走去，看到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在运沙子。第一次见到拖拉机的我非常好奇，慢慢走过去，用手轻轻摸了一下拖拉机的轮胎，一个黑大汉厉声喝道：“干啥的！不要命啦，

这是拖拉机，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！”看到黑大汉发脾气，我赶快离开了。看这个人长得满脸凶神恶煞的，粗声粗气，惹恼了他可不得了。其实，我只是摸摸轮子，也太小题大做了，他这是唬人。我笑着走过去，说：“大叔，我能帮您装沙子吗？”“去，去，去！一边玩去！”黑大汉轻蔑地喊着。我说：“不要工钱，只要管饭就行。”黑大汉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并没发脾气，反倒温和了很多，他说：“不用你，小小年纪一边玩去吧！这是出力的活，大人干起来都很累呢！”我立刻上前回答说：“大叔，您别看我个子长得小，其实我都十四岁啦，完全能干活了。”黑大汉还是不答应我给他装车，我只好快快地离开了。

怎么办？两天过去了，今晚还是住在邮电局的门房。那里有茶水炉，有水喝，晚上也不太冷，一般和衣而睡，带的馒头还剩两个，再找不到活干，就真得回老家了。回家的念头幻灯片般在脑海里翻滚，家徒四壁，没吃没喝，老人还得为自己操劳，既然出来啦，就能给家庭减轻负担，就是孝顺，思想斗争着是去是留，一夜未眠，眼睁睁到了天亮。今天再出去转转，或许能找个吃饭的地方，不管怎样，得留下来。

前面有一伙人，围着墙上贴的白纸看，我也凑上去，原来是招生广告，广告说公路学校、气象学校、师范学校都在招生。只有师范学校管吃管住，自备学费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学期为两年。我一眼就看中了师范学校，学校管饭又能学知识，太好了，我身上还有40多块钱，足够缴两个学期的学费。按照广告上的地址，我一直找到西宁最东头一个叫“乐家湾”的地方，听名字就很喜庆，乐家湾一定让人高兴。填完表，谈过话，校方安排了住处，每个学生给了一条绿色的棉被，当晚就吃到一顿热乎乎的饭菜。说是菜，其实就是一桶用大头菜的老叶子做的汤，只有咸味，菜心是最嫩的部分，卖给饭店了。每人一个三两重的馍，虽不能十分饱，却也是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宿舍共六个人，三个高低架子床，我住下床。学生多数是青海当地人，还有一个甘肃人，而我是外省人。大家相互关照，和谐相处，学习很是顺心。三个月后，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，每顿只有一个馍，菜汤也没有油，学生都饿得面黄肌瘦，还得给学校种自留田，个别学生已不来上课了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校方让同学自由活动，也可离校去市里购物。我向着西方的一条土路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我在学校一个人有饭吃，家中的母亲不知是怎么过的，很可能还是领红薯小米汤，连野草都被人们吃光了。如果能找个工作，挣点钱给家寄去，或许能解燃眉之急。不觉来到一个靠路边的小院，院内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挤牛奶。好奇的我刚走近，阿嫂便先开腔说：“你是哪里人？看样子不像本地人。”我赶快迎上去说：“阿嫂，我是外省人，这里没有亲戚朋友，想在这里找个活干？”阿嫂看了我一眼，停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几岁啦？好像有病呀！”我说：“阿嫂，我什么病都没有，已经十四岁啦，还上过小学呢！”阿嫂继而审视着说：“看不出，还有文化，像你这样的小男孩在咱这里还穿开裆

裤，只会玩耍呢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阿嫂，我能干活！”“那好，你就给我家送牛奶吧。”阿嫂也笑着回答。“怎么送法？”我看着阿嫂的脸说。“每天早上将十一瓶牛奶分别送到十一家，这里有条子，有门牌，有名字，带回空瓶子。你识字，能送到，你小小年纪，没有亲友，就吃住在我家，每天再给你1元钱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满口答应：“行，行，只要管吃住，工钱不要啦！”阿嫂接着说：“那怎么行，让人干活，就得给工钱，哪有不给工钱就雇工的呢！”

我决定给阿嫂送牛奶，当天就没有回学校，积攒的一点儿小家当全丢在学校，根本不敢回去取，因为学校有制度，出入都有人过问。我从言语中知道，阿嫂四十多岁，丈夫三年前跟村里的乡亲一起去格尔木挖沙金。一场暴风雪，挖沙金的人都困在深山里，因为断粮，又得了病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第二年回来的人才如实告诉她。她只有婆婆和一个小女儿。阿嫂的家境并不富裕，仅靠一头奶牛维持全家的生计。婆婆还有风湿病，行动不便，都得由她照料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不但能吃饱饭，而且还有暖烘烘的热炕，自觉体重增加，原来的衬衣都明显地小啦！阿嫂拿出一件白衬衣——虽是旧的，却洗得很干净——让我换上，并给了一件棉背心，有点儿肥大，却能抵御风寒。阿嫂对我亲人般的关怀，让我好多次感动地暗暗流泪，她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的无私。每次取回空奶瓶，她都要一遍一遍地冲洗，生怕有脏东西，人吃了得病。阿嫂还时时告诫我说：“牛奶是人吃的东西，一定得干净，奶要趁鲜送到主人手中，可不能晚了，晚了，奶会变酸！”我完全按照阿嫂的叮嘱，早早起床，背上鲜牛奶，送到主人家，奶瓶还热乎乎的呢！

在送奶的过程中，我还认识了几个人。有人问我：“你识字吗？”我说：“上过六年小学。”“你没看见省政府门前贴出一张布告，柴达木商业站招收新工人，你有文化，可以去报名，送牛奶不是正当工作。”第二天，我去看了布告，报了名。可我舍不得这刚刚稳定下来的送奶的工作，更对不住阿嫂对我的殷切照顾，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是阿嫂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伸出手收留了我，改变了我回老家的心。不过，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决定去柴达木。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：“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多大岁数？有文化吗？”我面对干部的问话，怯生生地回答说：“上过几年小学。”这时，干部模样的人递过来一张表，让我填上自己的名字，并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被录取啦！”

我把去柴达木商业站的事说给阿嫂听，好让她另找人代替我。话刚说完，阿嫂愣住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她并不相信我小小年纪还有文化。阿嫂接下来说：“那也好，你有文化，应该给国家出力；在这里送奶，虽能温饱，但不是一份正当工作，你去吧！我支持你，送牛奶我再找人，放心地去吧！”她到屋里拿来62元工钱递给我，并说：“钱不多，这是你应得的工钱，拿上它，路上也方便，买点儿生活用品。”我接着说：“阿嫂，工钱我不